

永樂大典

卷九百八

#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

二支

## 詩 諸家詩目四

海門詩集文獻通考海門集八卷 陳氏曰渤海張重撰有上蘇子瞻內翰詩又有張伯玉遊鑑湖晚歸詩伯玉知越州當嘉祐末而東坡翰苑在元祐間重皆與同時特未詳其人 青山詩集文獻通考青山集三十一卷 陳氏曰朝奉郎當遼郭祥正功父撰初見實於梅聖俞後見知於王介甫任不達而卒李端叔晚寓其鄉祥正與之爭名亦嘗同室至為佞語以譏謂之則其為人不足道也張浮休評郭祥正詩如大排筵席二十四味終日掉讓而適口者尤 方秘校詩集文獻通考方秘校集十卷 陳氏曰莆田方惟深子通撰其父也田龜年葬吳遂為吳人與朱伯原善以女嫁伯原之子嘗舉進士冠其鄉不第晚得興化軍助教年八十三以卒王荆公最愛其詩精詣警絕始余得其詩二卷乃其姪孫蕭山軍節所編後乃知前中嘗刊板為十卷且載程俱致道所作墓誌於末曾隨詩選直以為姑蘇人者誤也詩選又言荆公愛其春江渺渺一絕千古之選載臨川集

###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曾訂南游記舊亦云而其詩則家帆收滿者也二詩皆不在今集中宜以臨川集已收故耶二本大畧同亦微有出入 漢堂詩集文獻通考漢堂集五卷補遺二卷 陳氏曰臨川謝逸無逸撰漫叟詩話謝無逸學古高傑文詞嫩珠篇有古意尤工於詩冷齋夜話無逸工詩能文黃魯直讀其詩曰此張流也恨未識之耳無逸詩曰老鳳垂頭喙不語枯木槎牙噪春鳥又曰貪夫蟻旋磨冷官魚上竿又曰山寒石髮瘦水落溪毛彫皆為魯直所稱賞 竹交詩集文獻通考竹交集七卷 陳氏曰謝逸切禁撰逸之弟後村劉氏曰呂紫微評無逸詩似康樂切禁詩似元暉按康樂一字百鍊乃出治元暉尤麗密無逸輕快有餘而大工緻切禁差若思其合元暉者亦少然兄弟在政宣間科舉之外有歧路可進身韓子蒼諸人或自驚其技至青顧二謝乃老死布衣其高節亦不可及 日涉園詩文獻通考日涉園集十卷 陳氏曰廬山李彭尚老撰公祥之從孫後村劉氏曰尚老公擇尚書家子弟也東坡山谷文潛諸公皆與往還頗得覽推記然詩體拘狹少變化 岷山百境詩文獻通考岷山百境詩二卷 晁氏曰王采字道輔少有能詩名世謂其詩初若不經意然遠辭屬意清麗絕人自號南坡居士宣和中以任諷被譖伏誅 韓子蒼詩文獻通考韓子蒼

集三卷 尼氏用宋胡韓駒字子蒼仙舟人政和初詣關王書持命以實  
累擢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王商嘗命子蒼詠其家藏太乙真人圖詩或  
傳一世宣和間獨以能詩稱云後村劉氏曰子蒼蜀人學出蘇氏與豫章  
不相接呂公強之入泚子蒼殊不樂磨泚剪截之功終身改竄不已為寄  
人數年而進取更易一兩字者故所作雖少而善宋周益公大全集跋韓  
子蒼詩草 陵陽先生詩草友人陸務觀既刻石臨川又為跋語不容後  
措辭矣先生諸孫藉隲以相示為之一唱三歎最後贈張景方一篇由今  
觀之殆夫子自道也尚半存僅免燬六案印本互易之比索為勝務觀謂  
未必皆定本諒哉藉其善守之紹熙辛亥八月一日又跋韓子蒼與曾公  
亮錢遜叔諸人唱和詩 崇寧大觀而後有司取士專用王氏學甚至欲  
禁讀史作詩然執牛耳者未嘗無人凡紹興初以詩名家皆當日人才也  
今讀韓子蒼與錢遜叔曾公亮等臨川唱酬卷可觀矣或疑所以然子曰  
舉子在场屋為學不專為文不力既仕則棄其舊習難于新功彼有志之  
士其操心也專其學古也力譬之追風簡雲之驥安非絕墨所能取故子  
嘗諸賢往往不由科舉而進一時如程致道呂居仁曾吉甫未希其足  
也其又美歟慶元戊午正月戊午又跋韓子蒼詩送劉童子歸廬陵 庚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童子七歲能誦書邵使者聞諸朝既至京師會吏制不果試其歸也以二  
小詩送之七歲湖翻數萬言飢鷹引子望騰騰時平不用甘羅筆歎其提  
書歸故園不作西京童子郎時人已自識黃龍還家史誦五千卷十八重  
未詣太常廬陵劉童子眉宇秀發音吐琅然試六經語孟左氏傳於太學  
覆試於中書其誦如流此外猶記他文數萬言緣吏制不復盡試纔先文  
解而歸乃又求詩送行屬經堯喪言不能文姑錄韓子蒼二絕句以示之  
尚有味於平章浮熙丁未十二月旦某書 許衣民詩文獻通考許衣民  
詩十卷 晁氏曰許彥嗣字衣民青社人周邦彥稱其寬平優游中極物  
情惜乎流落不偶故世人知之者或寡也 選選詩集文獻通考選選集  
二卷 陳氏曰直龍圖閣江陵高荷子勉撰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以杜子  
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關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  
以溫恭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雅容如高子  
勉進之或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  
未能也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參城詩押險韻卷  
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人何耶可升 永湖詩集  
文獻通考永湖集二卷陳氏曰樞密豫章徐俯師川撰禧之子曾直諸甥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思陵以骨直故名用之。丞相呂頤浩作書。具道上旨。而一時或言其由中人以進。其初除大坡也。程俱在西掖。繳奏不行。奉祠去。其然于否耶。然俯在位。亦不聞有所建明也。山谷跋前曰。洪龜父携師川上藍莊詩來。詞氣甚壯。筆力絕不類年少書生。意其行已讀書。皆當老成辭事。熟讀數過。為之喜而不寐。老舅年衰才劣不足學。師川有意日新之功。當於古人中求之。見。後村劉氏曰。師川豫章之甥。然自為一家。不似涇陽。高自標樹。後視一世。同時諸人多推下之。然集中不能皆善。舊傳豫章見師川以廟詩。題諸洪進。步。今以廟詩不存。則其詩零落多矣。師川在靖康中。以名節自任。叶坪曰。事。故。其詩云。直道庶幾師柳下。不應四海獨詩名。可謂肯錄諸人所以推下之者。蓋不獨以其詩也。宋來詩集文獻通考宋來集二十卷。外集二卷。龜氏曰。呂本中。字居仁。好問。方水之畏子。靖康初。擢尚書郎。紹興中。賜進士第。除右文。遷中書舍人。已而落職奉祠。少學山谷為詩。嘗作江西宗派圖行於世。陳氏曰。希哲之孫。好問之子。祖謙之祖。俱江西詩派。後人以其詩入派中。後村劉氏曰。紫微公作夏均父集序云。學詩當識活法。所謂活法者。規矩備具。而能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而亦不背於規矩也。是道也。蓋有定法。而無定法。無定法。而有定法。知是者。則可。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三

以與語活法矣。謝元暉有言。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此真活法也。近世雖豫章黃公。首變前作之弊。而後學者。知所趣向。筆精畫知。左規右矩。庶幾至於變化不測。然予區區淺末之論。皆漢魏以來。有意於文者之法。而非無意於文者之法也。子曰。興於詩。又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怨。怨。適之事。又。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今之為詩者。讀之。果可以使人興起。其為善之心乎。果可以使人興觀。群怨乎。果可以使人知事。又。事君。而能識為。獸。草木之名之理乎。為之而不能使人如是。則如勿作吾友。夏均父賢而有文章。其於詩。蓋得所謂規矩備具。而出於規矩之外。變化不測者。後。更。多。從。先。生。長。者。游。聞。聖。人。之。所。以。言。詩。者。而。其。奧。妙。所。謂。無。意。於。文。之。文。而。非。有。意。於。文。之。文。也。余。嘗。以。為。此。序。天。下。之。至。言。也。然。均。父。所。作。似。未。能。然。往。往。紫。微。公。自。道。耳。所。引。謝。宣城。好。詩。流。轉。圓。美。如。彈。丸。之。語。余。以。宣城。詩。考。之。如。錦。工。機。錦。玉。人。琢。玉。極。天。下。巧。妙。窮。巧。極。妙。然後能流轉圓美。近時學者。往往談認彈丸之喻。而趨於易。故放翁詩云。彈丸之論。方誤人。又。未。文。公。云。紫。微。論。詩。欲。字。字。響。其。晚。年。詩。多。雙。了。然。則。欲。知。紫。微。詩。者。以。均。父。集。序。觀。之。則。知。彈。丸。之。語。非。主。於。易。又。以。文。公。之。語。驗。之。則。所。謂。字。字。響。者。果。不。可。以。逞。情。矣。陳。造。江。湖。長。翁。集。題。呂。居。

仁詩 東萊呂居仁詩言從字順而其格律遠嚴密學者師法也始余  
 實甚僅得建本熟讀心終不愜丙午主吳門教印得此本奪舊書編三之  
 一以是知貧而學政自不易力能得真不應遺忘云張南軒集跋呂東萊  
 與許史部詩 許史部以直道不容於時宰而其典州待使者節所至懶  
 懶然推其於道愛人之心惟恐不及東萊寄詩蓋公護漕廣右時也豈不  
 在行路有遠霜露滿百川貫河來砥柱乃中立讀詠斯言尚可想味公平  
 主也韓元吉南湖集跋呂居仁與魏邦達昆仲詩宋頤川韓元吉無咎  
 呂舍人久寓上饒後葬於德源山故其晚年詩集多見於此今辰州魏使  
 君所藏五篇蓋與其尊公侍郎及其季父邦傑叔祖父元章者也龍圖則  
 張殿中秀素爾一時文士相從之適氣韻風流為可罕見雖無老成人尚  
 有典刑長嘯宇宙間高才自陵替古之詩人類有歎耶淳熙乙巳歲十二  
 月頤川韓某題 跋呂居仁韓子蒼曾吉甫詩 廣教仁老既為呂曾二  
 公立兩賢堂矣又得公所書數詩及韓子蒼舍人酬唱刻石置堂上可與  
 好事首言也前筆文亦風流零落殆盡其交友情誼尚因其詩筆佳未見  
 之淳熙七年二月丁酉頤川韓某題李壁屬湖集跋呂伯恭所賦鄭武子  
 挽詩後 先友制定公以瞻學者稱而晚年終造反約之功所謂多聞則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四

中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者耶其與世之空腹談道者殊矣脯禘二平  
 十月十二日眉山李某書于中書之西閣 具茨詩文獻通考是氏其茨  
 集三卷 晁氏曰先君子詩集也呂本中以為江西宗派曾隨以稱公早  
 受知於陳無已使兄以道嘗謂公宗族中最才華翰汝鵬居其詩云子嘗  
 從叔用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  
 學而達諸廟廟渥厚足以代高湖傳足以顧闕則以詩鳴者是豈叔用之  
 志也哉雖然叔用既已油然棲志於林湖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典實  
 淵雅味亮未嘗為快怨危憤之音予於是見叔用於消長用舍之際  
 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嗟乎所謂舍章內與而深於道者非即秦漢以來  
 士有抱奇懷能澆落不過往往躁心汗芑有怨排沈抑之思氣俠志烈不  
 能關遠古之詞人皆是也所以往往無所建立於天下惟深於道者達於  
 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怨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為於世者也嗟乎吾於  
 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陳氏曰晁冲之叔用撰冲之在群從中亦有才  
 華而獨不第紹聖以來黨禍既作超然獨住侍郎公武子止蓋其子也後  
 村劉氏曰喻汝鵬所作序筆力浩大與叔用之詩相稱余讀叔用詩見其  
 意度宏闊氣力寬餘一洗詩人脂膩酸辛之態其律詩云不擬伊優陪殿

下。相隨于為過樓前。亂離後。遂當承平事。亦有悲哀警策於此句者。是氏家世顯貴而取用不肯於此時。陪伊優之列。而甘隨于為之後。可謂賢矣。他作皆激烈慷慨。南渡放翁。可以繼之。 遠遊堂詩。文獻通考遠遊堂集二卷。 陳氏曰。知江州。新春夏。倪均父撰。後村劉氏曰。均父。珠之。諸孫集。中如擬陶車五言。堂堂通真。律詩。用事琢句。超出繩墨。言近旨遠。可以誦味。蓋用功於詩。而非所謂無意於文之文也。 陳留詩。文獻通考陳留集一卷。 陳氏曰。開封江端本。子之撰。以上至林子仁。皆入詩派。後村劉氏曰。子我。弟也。子我詩多而工。江西派乃舍兄而取弟。亦不可曉。蓋子我自為家。不肯入社。如韓子蒼耶。 邵茂誠詩。文獻通考邵茂誠詩集。 邵迎茂誠撰。東坡序略曰。茂誠出其詩數百篇。余讀之。日月不厭。其文清和妙麗。如昔宋間人。而詩尤可愛。咀嚼有味。雜以江左唐人之風。 王定國詩。文獻通考王定國詩集。 王鞏定國撰。東坡序略曰。古今詩人。未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飢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今定國以余故。得罪貶海上三年。一子死貶所。一子死于家。定國亦病我死。余意其怨我甚。不敢以書相謝。而定國歸至江西。以其額外所作詩數百首寄余。皆清平豐融。獨有治世之音。其言與志。得道行者無異。幽憂憤歎之作。

蓋亦有之矣。持恐死嶺外。而天子之恩不及報。以吞其父祖屍。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國且不我怨。而肯怨天子。余然後廢卷而歎。自恨知其人。之淺也。又念昔者定國與顏徒長道游。泗水登相山。吹笛飲酒。乘舟而歸。余亦買酒黃樓上以待之。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平矣。今余老不復作詩。又以病止酒。閉門不出。門外數步即大江。煙月不至江上。既既馬真一老農夫也。而定國詩益上。飲酒不棄。所至窮山水之勝。不以厄窮衰老改其度。今而後。余之所畏服於定國者。不獨其詩也。山谷序略曰。定國生長富貴。其嗜好皆老書。生事而不寒乞。諸公多下之。其為文章。初不自貴珍。如落涕唾時出奇壯語。驚天下士。及流落嶺南。史折節自刻。苦讀諸經。頗立訓傳。以示意。得其作詩。及他文章。不守近世師儒繩尺。規模遠大。必有為而後作。欲以長雄一時。雖未盡如意。要不隨人後。至其合處。便不減古人。 胡宗元詩集。文獻通考胡宗元詩集。 清江胡宗元撰。山谷序略曰。君自結髮至白首。未嘗廢書。其臂次所藏。未肯下一世事也。前其親。後其推。是以窮於丘壑。然以其嗜老於翰墨。故後生晚出。無不讀書而好文。其卒也。子弟門人。次其詩為若干卷。觀宗元之詩。好賢而樂善。安上而俟時。暮怨之言也。可以追次其平生。見其少長不倦。忠信之士也。至於過變而

出奇。固難而見巧。則又似于所論詩人之態也。其與託高遠。則附于國以  
其忘世疾邪。則附于楚辭。後之觀宗九詩者。亦以是求之。靈谷詩王安  
石臨川集吾州之東南。有靈谷者。江南之名山也。龍蛇之神虎豹羣居之  
文章。檝檝豫章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而神林鬼冢。魑魅之穴。與夫仙人釋  
子妖誦之觀。咸附託焉。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盤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  
之所不能得者。乃屬之於人。而處士君實主其政。君姓吳氏。家於山陰。蒙  
傑之望。臨吾一州者。蓋五六世。而後處士君出焉。其行孝悌忠信。其能以  
文學之名於時。惜乎其老矣。不得與夫虎豹羣居之文章。檝檝豫章竹箭  
之材。俱出而為用於天下。顧歲其神奇。而與龍蛇雜此土。以處也。然君者  
然有以自養。遊遊於山川之間。嘯歌謳吟。以寓其所好。終身樂之不厭。而  
有詩數百篇。傳誦於閭里。他日出其靈谷三十二篇。以屬其甥曰。為我讀而  
序之。惟君之所得。蓋有伏而不見者。豈持盡於此詩而已。雖然。觀其鏡刻  
萬物。而措之以藻績。非夫詩人之巧者。亦孰能至於此。李少卿詩文獻  
通考李少卿詩二十卷。太常少卿李簡夫撰。讀消序略曰。君所為詩。曠  
然開放。往往脫畧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處層名。卿而元  
獻姜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六

惠莫能及耳。晚歲詩益高。信乎其似樂天也。湖上丈人詩文獻通考湖  
上丈人詩二十卷。晁氏曰。陳佑字叔易。克臾裔。據也。傳學有高志。不從  
選舉。躬耕于陽麓。與鮮于輝在臨濟者。號陽城三士。又與晁以道同卜隱。  
居于嵩山大觀中。居赴湖除校書郎。以道寄詩戲之曰。處士何人為作牙  
暫携休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偶依。六六峯前只一家。未幾致仕。還山。建  
炎初再召。避地桂嶺。卒。年七十四。秩朝奉郎。直秘閣。湖上丈人者。其自號  
也。詩句豪健。嘗作古別離記。請康之難。一時傳誦之。華札清勁。與人尺牘。  
主皆歲去。以為寶云。懷規居士詩文獻通考懷規居士集六卷。陳氏  
曰。曹思顯道撰。絃之子也。年嘗將漕湖南。後家襄陽。絃父子皆有官。而皆  
高亢不仕。楊誠齋序其詩。以附詩派之後。序畧曰。伯容詩源委山谷。先立  
頭道得其父句法。伯容放浪江湖間。與夏均父諸詩人游。從唱和。其題壁  
與韻見於均父集中者。三十有二篇。于每調均父之詩云。曾侯第一。又云。  
五言類玄度。父云。秀句無一塵。想見其詩。而恨不見也。行天下五十年。每  
見士大夫。必問伯容父子詩。無能傳之者。今日忽得故人尚書。鄒江西漕  
雷公朝宗。寄余以二曾詩集。二編。屬序之。披讀三過。蔚乎若玉井之遺。教  
月露之下也。渾乎若雪山之水。為澗瀨而東也。琅乎若岐山之鳳鳴。梧竹

# 永樂大典

## 卷九〇八

之風也。望山谷之宮庭。蓋林園而入。歷階而升者。歟。滿山詩集文獻通考滿山集三卷。陳氏曰。中書舍人龍舒朱翌新仲撰。周平園序。卷曰。藝之至者。不兩能。故唐之詩人。或厚於文。兼之者。杜牧之乎。苦心為詩。自其所長。至於議論切當。世之務制。詰得王言之體。賦序碑記。亦嘗自作。于每讀其書。愛之。恨不同時。今吾先友桐鄉朱公似之。公世文儒。少年登政和進士第。時人諱言詩。公獨沈涵六義。思繼作者。南渡後登館閣。掌書命。文章沒顯于朝中。忤時宰。謫居曲江。十有四年。昌其詩。放厥詞。蓋斥久窮。秘益自刻。苦於山水間。迨北歸。則詩益老。文益奇。遂以名家。其子軾等類公遺藁。凡四十四卷。屬余序之。天台詩集文獻通考天台集十卷。外集四卷。長短句三卷附。陳氏曰。臨海陳克子高撰。李史子長跋。其後云。制定擲人也。少小侍運判公。貽序。官學四方。曾隸詩選。叙為金陵人。蓋失其實。今老集中。首末多在建康。且嘗執試馬。當是備寓也。詩選又言不事科舉。以呂安老為入幕所。得官。按集有闕榜二絕。寄應舉矣。又有甲午歲所作詩云。三十四則。其出當在元豐辛酉。得官入幕。蓋已老矣。詩多清致。詞尤工。集句詩文獻通考集句詩三卷。陳氏曰。江陰葛次仲亞卿撰。勝仲之兄。兄弟皆為大司成。盧溪詩集文獻通考盧溪集七卷。陳氏曰。直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七

數文閣。廬陵王庭珪民瞻撰。政和八年進士。仕不合。棄去。隱居數十年。坐作詩送胡邦衡。除名徙辰州。年已七十矣。阜陵初政。召為國子監主簿。九十餘乃終。寄祿。承奉郎。澤堯不及。後周益公在位。欲委曲成就之。卒不可。揚誠齋序。卷曰。先生少嘗見曹子方詩法。蓋其詩自少陵出其文自昌黎出。大要主於雄剛。渾大云。清江劉清之子登。詳先生之文。謂廬陵自六一之後。惟先生可繼。聞者建焉。雲壑詩集文獻通考雲壑隱居集三卷。陳氏曰。南城蔡栴堅老撰。宣和以前人。沒於乾道庚寅。曾公卷。呂居仁筆。皆與之唱和。陳唐卿江湖長翁集。雲壑詩序。于掌吳門教。沈居仁秀才。端良士也。捧其先人雲壑居士詩。踵門求序。謝不能。請不肯已。因告之曰。古者德業惟重。猶不廢言。可記也。為文。可歌也。為詩。皆言之所託也。而詩難為工。必根源于學。而歸宿于正。古詩之傳。蓋三千餘篇。仲尼所取。饒十一。不徒取也。孫括之功。加焉。如宋以為胸之語。刑者多矣。一于正。以為後法。學之不至。至矣。而失其正。可語是哉。予得居士詩。讀之。教十過。婉而峻。健而深。合壺間風骨。而山林野逸之氣。不之也。取律多而不雜。用意運而不鑿。篇意字法。要皆深穩。信當學力。可謂不苟。然其平生主意。行自重。不肖世好。歸求所得。而葆幽光。玩隱操。甚至。故不為佞媚投合之辭。肯襟。既疎。

過物嶙然。故不有憤猶譏評之作。其最矣。故清平不迫。其所養熟。故蕭散有餘。茲所謂于其正者非耶。即言以觀人。能否不可掩。居士賢而才。切則儒。當為舉子。一不得意。置不為。盡取古今書傳。取而精用之。凡有所感于中。一發於詩。樂乎此。若不知世有可羨者。或者俾其才而惜其竟于空言。然賢否。才不才。在人。責賤窮達。出處顯晦。在命。設居士亦車高牙金門。玉堂乎。以若守。未必果其志。而短絃一時無送焉。就盡者幾何人。滅文仲身。段言立音。卿何有。昔人語杜伯升。使之及第。似我而已。子於居士詩。盪手三歎。居士諱其元序。其字也。初南詩。葉文獻通考。初南詩。葉二十卷。續葉六十七卷。陳氏曰。陵務務觀撰。初為嚴州。刻所葉。止淳熙丁未。自戊申。以及其終。當嘉定庚午。二十餘年。為詩益多。其初子適後守嚴州。績刻之篇什。當以為計。古所無也。後村劉氏曰。近歲詩人。雜博者。堆垛仗。空疎者。窘材料。出奇者。費搜索。縛律者。少變化。惟故翁記問。足以貫通力量。足以驅使才思。足以發越氣魄。足以陵暴高渡而下。故當為一大宗。未半云。客從謝事歸時散。詩到無人愛。題工又云。外物不移方是學。俗人猶愛未為詩。則皮毛落盡矣。雪巢詩集。文獻通考。雪巢小集二卷。陳氏曰。東曹林憲景思撰。初寓吳興。從徐度。致立游後。為參政。賀允中子忱孫塔。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寓臨海。其人高尚。詩清澹。五言四韻。古句尤佳。始通陶謝。梁詒尤延之。誠齋楊廷秀皆為之序。且為雪巢賦及記。余為南城。其子遊謁。至邑。以家集見示。愛而錄之。及守天台。則板行久矣。視所錄本。稍多。然其暮年詩。似不逮其初。往往以貧為累。不能不哀索也。誠齋序。卷曰。延之謂景思詩。似唐人信矣。然至如桃花飛後。楊花飛。楊花飛後。無可飛。天空霜無影。等句。超出詩人準繩之外。其遊不可追。其車不可跋矣。使李太白在。必笑頷此句也。似唐人而已乎。景物類要詩文獻通考。景物類要詩十卷。陳氏曰。東陽曹冠。宗臣撰。隨物為題。類事詩凡二百餘篇。冠為秦檜客。與其孫頊同登甲科。未幾。秦亡。奉前名。恩數。再赴廷試。仕至知郴州。白石道人詩集。文獻通考。白石道人集三卷。陳氏曰。鄱陽姜夔。充章榘。千巖蕭木夫。識之於年少。客游。以其兄之子。莫之。石湖范至能。尤愛其詩。揚誠齋亦愛之。賞其歲除舟行十絕。以為有裁。雲縫月之妙。思。敲金戛玉之奇。聲。變韻。解音律。進樂書。免解。不第。而平詞亦工。顯庵詩。葉文獻通考。顯庵詩。葉序之。余尚何言。偶披卷讀。至云。寂寞黃昏。愁帶影。雪窻怕上。短檠燈。又。獨與梅花共過冬。淡月故移。疎影去。又。睡魔正與詩魔戰。窻外一聲。婆餅焦。

又早行云。鶴犬水鳴湖半落。草蟲聲在豆花村。使晚唐諸子與牛山老人見之當一笑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歐陽伯威詩文獻通考盧陵歐陽伯威少與周益公同場屋。連戰不利。篤意於詩。誠齋嘗摘警句抄之。如西風五更雨。南鴈數行高。詩成愛子國。人在仰宣樓。細雨雙飛鷺。寒菜獨釣魚。夢回千里外。燈轉一窗深。誰知花過半。纔與酒相尋。故人驚會面。新恨說從頭。天上張公子。雲間陸士龍。月白玄猿哭。更殘格律悲。語難連如許。話舊復何時。巷南巷北人招飲。一雨一晴花耐看。有客過門胡海士。隔籬呼酒咄嗟聞。夢回金馬玉堂上。文在水甌雪碗中。青山如故情非故。芳草喚愁詩遣愁。擾擾征人相顧語。蕭蕭落木不勝秋。風色似傳花信到。夕陽微放柳梢晴。千里歸來人事改。十年猶幸此身存。絕句四首。戀樹殘紅濕不飛。楊花雪落水生衣。平來百念成灰冷。無語送春春自歸。桑麻得雨更青蔥。芍藥留春結晚紅。休得鳥聲如許好。此身還在亂山中。為憐紅杏亞枝斜。看到斜陽送亂鴉。又是一春窮不死。天教留眼看鶯花。蓬窻卧聽疎疎雨。却似芭蕉夜半聲。煙浪欲天天倚蓋。暮容一點白鷗明。公跋云。鳥啼花落欣然會心處。酌大白。喚伯威詩。欲取風騎氣也。梅山詩。素文獻通考梅山詩。素文獻通考十五卷。陳氏曰。括倉長詩。立邦傑撰。以文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元事得西班。素來不務晚。為閩職。林坊舉附。已百龍飛。思至節度使。周益公留衛公。皆為其所問。特立詩亦粗佳。韓無咎陸務觀皆愛之。本亦士人也。塗椒一異。儼然格御之態。宜其居使之然耶。疎寮詩集文獻通考。殊蔡集三卷。陳氏曰。四明高似孫。諸古撰。少有俊聲。登甲辰科。不自愛重。為館職。上韓侂胄生日詩。九首。皆暗用錫字。為清議所不齒。晚知處州。貪酷尤甚。其讀書以隱僻為傳。其作文以怪澁為奇。至有甚可笑者。純中詩猶可觀也。趙師秀詩文獻通考。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陳氏曰。趙師秀。紫芝撰。四人者。號水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嘗登科。改官亦不顯。水心徐道暉。基誌。答曰。道暉有詩數百。斷思尤奇。皆橫絕。欲起水懸雷跨。使讀者變踈。僕僕。背首吟歎。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騷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水明體出。士爭効之。初猶甚艱。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求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豈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成於心。寄妍於物。融會一發。溢愛萬象。師茶枯梗。時而為常。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賓願主務。如丸投區。夫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淫肆。而亂雅。至於展設九奏。廣袖大帽。而反以浮響。疑宮商。布縷。謬組繡。則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夫其所以為詩矣。然則後今人未悟之機。四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錄乎開元。元和之盛。而君既死。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紫芝集。常友朋瑣且葬之。玉臺新詠文獻通考玉臺新詠十卷。陳氏曰。陳徐陵孝務集且為作序。後村劉氏曰。徐陵所序玉臺新詠十卷皆文選所棄餘也。六朝人少全集。雖賴此書。卷見一二。山中集文獻通考山中集一卷。陳氏曰。莆田趙庚夫仲白撰。兩上春官不第。以取應得右選。不得志而沒。劉潛夫志其墓。擇其詩百篇。屬趙南塘序而傳之。後村劉氏墓誌畧曰。仲白平生志業無所獲。一寓之詩。藎素如山。和平冲澹之語可咀而味。憤排悲壯之詞可愕而起。流離顛沛之作可怨而泣也。過貴公款宴廣座。命題。東窗方噴。呼營房。仲白已乘筆滿袖。神色自得。蓋其所快高木。害斬塵人。而每出。人上故。愛仲白者少。嚴而忌之者眾矣。其詩最多。自刊取五百首。祕演詩文獻通考祕演詩集。釋祕演撰。歐陽公序。卷曰。祕演與石曼卿交。故久亦能遺外世俗。以氣節相高。二人雖然無所間。曼卿隱於酒。祕演隱於浮屠。皆奇男子也。然喜為歌詩。以自娛。當其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天下之樂。何其壯也。一時賢士皆願從其游。予亦時至其室。十年之間。祕演北渡河。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十

東之濟。鄭無所合。用而歸。曼卿已死。祕演已老。病嗟夫二人者。予乃見其盛衰。則余亦將老矣。夫曼卿詩辭清絕。尤稱祕演之作。以為雖健有詩人之意。祕演狀貌雖傑。其中浩然。既習于佛。無所用。獨其詩可行于世。而懶不自惜。已老。壯其奈。尚得三四百篇。皆可喜者。曼卿元祕演。漠然無所向。聞東南多山水。其巔崖峭壁。江濤洶湧。甚可壯也。遂欲遠遊焉。足以知其老而志在也。惟儼集文獻通考惟儼集。釋惟儼撰。杭州人。姓魏氏。歐陽公序其詩曰。與亡友石曼卿最善。居京師。相國浮園。不出其戶。十五年。士嘗遊其室者。禮之惟恐不至。及去。為公卿責人。未始一往。予之然。嘗竊怪平生所交。皆當世賢傑。未見卓卓者。功業如古人。可記者。因謂世所稱賢材。不皆奔走萬里。立功海外。則當佐天子。號令賞罰。於明室。苟皆不用。則絕寵辱。遺世俗。自高。而不屈。尚安能酣養於富貴。而無為哉。醉則以此請其坐人。人亦援之以謂遺世自守。古人之所易者。奮身逢時。欲必就功業。此雖聖賢難之。周孔所以窮達異也。今子老於浮園。不見用於世。而幸不踐窮辱之塗。乃以古事之已然而責今之人。必然邪。雖然。惟儼傲乎。選僊於一室。天下之務。當世之利病。聽其言。終日不厭。惜其將老也。已。曼卿元惟儼亦貫地京城之東。以謀其終。乃飲平生所為。文數百篇。示予曰。曼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御之元既已未其基願為我序其文然及我之見也嗟夫惟儼既不用於世其材莫見於時者考其筆墨馳騁文章騰逸之能可以見其志矣 參 泉集文獻通考參家集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僧道潛自撰參家子與蘇子瞻秦少游為詩友其詩清麗不類浮屠語世稱其東園贈歌者兩絕句餘多類此 陳氏曰唐人舊有撰參家子者用莊子語也 后山序曰妙 總師參家大覺老之嗣眉山公之客而少游氏之友也釋門之表士林之 秀而詩苑之英也游卿大夫之間名于四海三十年餘矣其議古今張弛 人情貌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為舉而 風道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繼貌也元符之冬去魯還吳道倫而未見 余與之別餘二十年後見于此愛其詩讀不捨手屬其談說不聽去夜相 語及唐詩僧參家子曰實休齊已世薄其語然以曠蕩逸群之氣高世之 志天下之譽王侯將相之奉而為石霜老師之後終其身不去此宜用意 於詩者工拙不足病也由是而知余之所貴乃其棄遺所謂淺為大夫者 予於其行叙以謝之 希白詩文獻通考希白詩三卷 晁氏曰僧希白 撰攷逸序之曰希白能詩與宋白梁周翰張詠而下十數公友善其格律 不減齊已云 潘漢集文獻通考潘漢集二十一卷 陳氏曰僧顯為俱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洪景盧作序前二卷為賦餘皆詩也 謝氏詩文獻通考女郎謝亦蓋集 二卷 陳氏曰閩人謝景山之妹嫁陳安國年三十三而死其詩甚可觀 歐陽公為之序言有古淑女幽閒之風雅非特婦人之言也景山者後歐 陽詩話言謝伯初字景山當天聖景祐間以詩知名余讀夫陵景山方為 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多佳句仕不偶因窮以卒詩亦不見於世此序 又言景山少以進士一舉中科記天聖二年甲科但有謝伯景而謝伯初 者乃在寶元元年公誦夫陵當景祐三年景山已為法曹則非寶元登第 者名字差舛如此未可考也 歐陽氏序略曰希孟之言尤隱約深厚守 禮而不自放有古幽閒淑女之風非特婦人之能言者也然景山嘗從今 世賢豪者游故博聞於當世而希孟不幸為女子莫自章顯於世昔衛莊 姜許穆大夫錄於仲尼而列之國風今有傑然巨人能輕重時人而取信 後世者一為希孟重之其不泯沒矣 百家詩選文獻通考唐百家詩選 二十卷 晁氏曰宋朝家敏求次道編次道為三司判官嘗取其家所藏 唐人一百八家詩選擇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一編上介萬觀之 因再有所去取且題云欲觀唐詩者觀此足矣世遂以為介甫所纂 陳 氏曰世言李杜韓詩不與焉有深意其實不然此集非特不及此三家而

唐名人如王右丞、韋蘇州、元白劉柳孟東野張文島之倫皆不在選意。荆公所選特世所罕見，其顯然在人者，固不待選耶。抑宋氏獨有此一百五集，據而擇之，他不復及耶。本可以臆斷也。王安石臨川集，唐百家詩選序，余與宋次道同為三司判官，時次道出其家藏唐詩百餘編，俟余擇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詩選，廢日力於此。良可憐也。雖然，欲知唐詩者，觀此足矣。四家詩文獻通考四家詩選十卷，陳氏曰：王安石所選杜韓歐李詩，其置李於末，而歐反在其上，或亦謂有抑揚云。唐宋類詩文獻通考唐宋類詩二十卷，晁氏曰：宋朝僧仁贊序稱羅唐兩士所編，而不載其名，分類編次，唐及宋朝詩，以前名人詩。西崑酬唱集文獻通考西崑酬唱集二卷，晁氏曰：楊億劉筠李宗諤晁某錢惟演及當時同儕十五人唱和詩，凡二百四十七章，前有楊億序。陳氏曰：所謂崑體者，於此可見。寶刻叢書文獻通考寶刻叢書三十卷，晁氏曰：宋朝宋敏求次道編次道題天下古人詩歌石刻一千一百三十篇，多有別集中所逸者，以其相附近者相從，又次以歲月先後，王益柔為之序，云文章難能者，莫如詩，凡刻之金石者，則必其自以為得，或作於人所愛重者，故多有清新環麗之語，覽者其深究焉。三謝詩文獻通考三謝詩一卷，陳氏曰：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集謝靈運惠遠玄暉詩，不知何人集。中興書目云：唐虞子西。謝氏蘭玉集文獻通考謝氏蘭玉集十卷，陳氏曰：吳興汪朗集謝安而下子孫十六人詩三百餘篇，開熙寧六年進士序，稱新天子即位之歲，元祐元年也。樂府詩集文獻通考樂府詩集一百卷，陳氏曰：太原郭茂倩集凡古今流稱樂府者皆在焉，其為門十有二，首尾皆無序文，中興書目亦不言其人，本末按茂倩侍讀學士勳仲展之孫，昭陵名臣也。本鄆州須城人，有子曰源中，源明茂倩源中之子也，但未詳其官位所至。李孝先集樂府詩序，太原郭茂倩所輯樂府詩百卷，上承充舜時歌謠，下迄于唐，而置次起漢郊祀茂倩欲因以為四時之續耳，郊祀若頌，統歌鼓吹若雅琴曲雜詩若國風，以其始漢，故題云樂府詩。樂府歌樂之官也，於殷曰管宗周曰鼓，周官又有大司樂之屬，至漢乃有樂府名。茂倩雜取詩謠，不可以皆被之弦歌，且後人所作，弗中於古，卒成於侈心，猶錄而不削，其意或有屬也。歲大將帝傳，監察御史濟南彭叔儀，父前得其書，手自校讎，正其缺謬，及是更購求善本，兵勇之間，重為校之，使文學童為元刻，諸學官曰：將使世之學士皆得受業焉，上且興禮樂，此足為之兆，屬孝先序之，孝先曰：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天地之和，遠萬物之情，其德神明矣，宣徒心身之娛哉，凡樂

之制群聖人所增。更至於周而大備。周之歌樂盡聖人之徒之所自作。其報祀天地百神。又皆遵用黃帝堯舜禹湯之樂。舞宗廟之中。神且下。上奏九德之歌。九疇之舞。舞招舞也。歌招詩也。然則自雲門以下。樂皆自有。歌固可知矣。周時於黃帝堯舜相去二千有餘歲。而樂猶不壞。雖先王世世雖存。以遺後聖。故周公為樂。頗遵用之。是皆群聖人之所作。宜乎動盡天地變化。國俗曾不崇朝。而後致。或稱伏羲之立。基神農之下。謀祝融之屬。續顓頊之五。並帝嚳之六矣。以質故。弗用。余曰不然。豈其制久而遂亡。不可復索。意周公不能無遺憾。雖使猶有存者。則周公並用之矣。自漢高時為武德之舞。勝月招舞。而史曰文始。武舞。而史曰五行。又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詩三侯之章。而房中樂楚聲。至今唐山夫人為歌。及孝武世。益為十九章。則有兒馬。產芝。白麟。赤蛟之物。以明得意。至是聖制遂泯。而黃帝以下之詩。於是始併亡矣。此非獨漢過秦已帝。秦以為功德上。兼三五改古制度。不師聖哲。棄先王之遺。弗復用。漢因而不脩。過秦過也。漢不得。不任之。且公子完去陳。虞招猶不廢。田仲。嚴大夫也。負擔流離之際。不敢失墜。誠令漢訪求之。是時古未遠。什二三倘可得哉。孔子至自衛。歎曰。吾自衛及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取殷周之詩。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頌之音。孔子所為歌。殆周公之意乎。然則後之樂周者。蓋亦思其本矣。雖今論之。殷周之詩。其在漢。至於唐。若茂情所次。又皆可考。遺其所不可知。而詳其所可知。其殆庶幾乎。余嘗竊謂用漢視六代。其微辭顯義。理於古。昔多矣。及聞叔儀又言。又深有感於後古之志。故為具著。以俟。至元六年十二月十一日。永嘉李孝先謹序。文苑英華。盧照隣樂府雜詩序。聞夫歌以永言。履聖有歌。虞之曲頌。以紀德。莫斯有頌。昔之篇。四始六義。存亡猶矣。八音九闕。義樂主焉。是以數譽。聞詩。驗同盟之成。敗。廷隆。聽樂。知列國之典。真王澤竭。而頌聲寢。偕切衰。而詩道缺。秦皇滅學。是始。千平。漢武崇文。布朝。八變。通儒。作相。徵博。士於諸侯。中使驢車。訪遺。編於四海。終詔求觀。旋掖。成陰。歌書。南宮。懷鉛。踵武。王風。國詠。共驪。翰而升。沉。且頌。並歌。隨質。大而沿革。以少。卿。長。別。起。高。唱。於。河。梁。平。子。多。愁。寄。遺。情。於。瓊。坂。南。滿。動。關。山。之。役。作者。悲。離。東。京。興。黨。錮。之。誅。詞。人。哀。怨。其。後。鼓。吹。樂。府。新。聲。起。於。鄴。中。山。水。風。雲。逸。韻。生。於。江。左。言。古。典。者。多。以。西。漢。為。宗。議。今。文。者。或。用。東。朝。為。美。落。梅。芳。樹。共。體。千。篇。隴。水。五。山。休。石。一。意。亦。猶。負。日。於。珠。歌。之。下。沈。登。於。燭。龍。之前。車。如。逝。影。更。似。悲。狂。罕。見。鑿。空。曾。未。先。覺。滿。陸。頗。謝。踏。迷。津。而。不。歸。任。沈。江。劉。來。札。雖。而。捕。遠。其。有。於。彈。規。題。孤。飛。首。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代之前開鑿古人獨步九流之上自我作古專在茲乎樂府者侍御史實  
君之所作也君升堂入室踐龜宇以長驅歲莫蓄麟展龍圖以高視林宗  
一見許以王佐之才士李相有知有公卿之量南國蛟龍之堆下觸詞鋒  
東家科斗之書未游筆海朝陽弄翮即踐中京大行赤耳先鳴上路當亦  
縣之權輪作高臺之羽儀動息無隔於溫仁顛沛安由乎正義玉階伏奏  
依然汲直之聞銅術埋輪先定獲門之罪霜臺有暇大律動於京師曠服  
無私錦字飛于天下九成宮者信天子之殊庭群仙之一都也五城既遠  
侍荒闕於神京三山已沉見蓬萊於古輶紫樓金闕雕石壁而縷群峯碧  
甃銅池俯銀津而橫泉壑離宮地險丹磬四周微道天迴翠屏千仞銜尉  
寢蒙茸之署將軍無刁斗之警中巖龍燠飛霜為之夏凝大谷生寒層淮  
以之秋沒天子萬乘驅鳳輦於西郊群公百僚扈龍軒而北輔春秋結綵  
冠玉滿於青山寒暑推移旌節喧於黃道夕宿鶴神之野朝登鳳女之臺  
青鳥時飛白雲無極千平啓聖遊河汾水之陽七日期仙願類嶽山之曲  
經過者徒知其美瑜揚者未歌其事恭聞首唱遂屬洛陽之才俯視前脩  
將麗長安之道平恩公當朝舊相一顧增榮親行翰墨之林光標唱和之  
道於是俄文之士莫不嚮風靡然動麟閣之雕章於鴻都之寶思雲飛綺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札代郡接於蒼梧泉涌華篇以波連於碣石萬殊斯應千里不遠同展風  
之鴻北林似秋水之歸東壑洋洋盈耳豈徒懸魯之音郝郝文哉非優從  
周之說故可論諸典故被以笠纊爰有中山郎徐令雅好著書時稱傳物  
探亡篇於古壁微運簡於道人俱而集之命余為序時被中三蜀歸外一  
丘散髮書林狂歌學市雖江湖廓朗省廡蕭條詩李留侯神交芳翰遊優  
騷偏幽憂之疾經緯朝廷之言凡一百一篇分為上下兩卷俾夫舞雩周  
道知小雅之歡娛擊壤光年識太平之歌詠云爾 國朝胡仲子集古樂  
府詩類編序 太原郭茂倩良次樂府詩一百卷余采其可傳者更定為  
集若干卷後論之曰周表禮樂崩壞而樂為尤甚自利氏為時樂官能紀  
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意則天下之知者鮮矣况先王之聲音度數不  
止其所謂鏗鏘鼓舞其人固不能盡絕也以是言之豈不難哉若聲詩者  
古之樂章也雅鄭侍失存其辭辨其辭而意可見非聲音度數之難知而  
國家之制作民俗之歌謠詩人之謳咏至于後世遂無後雅頌之音雖用  
之郊廟朝廷被之鄉人邦國者猶世俗之樂耳獨何歎蓋詩之為用猶史  
也史言一代之事直而無隱詩繫一代之政婉而微章辭義不同由世而  
異中古之盛改善民文化成俗美人情舒而不迫風氣淳而不散其言莊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以簡和以平用而不匱廣而不宣直而有曲體順成而和動是謂德音及其表也列國之言各殊儉者多責強者多悍淫辭者忘反憂深者思慮其感故古詩之體有美有利有正有變聖人並存而不廢唯所以用之郊廟朝廷非清廟我將之頌不得奏於升歌宗祀非鹿鳴四柱大明文王之雅不得陳於會朝燕享內之為閨門外之為鄉黨非關雎麟趾則藹藹虞之風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故可以感鬼神和上下美教化移風俗今茂情之所次有是哉以其所謂郊祀安世黃門鼓吹統歌橫吹相和琴操雜曲攻之漢辭質而近古其降也為魏魏辭溫厚而益趨於文其降也為晉晉之泰其辭麗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故唐初之辭婉麗詳整其中宏偉精奇其末纖巧而不振雖人竭其才家尚其學迪琢裝積曾不能希列國之風而况欲反乎雅頌之正滋不易矣是以郊廟祭祀則非有祖宗之事美風德告成功之實會朝宴享君臣之間則非有齊莊和悅之意以發先王之德盡群下之情吐聲但曲若秦楚之韻已渝之舞涼伊之技莫不雜出以為中國朝廷之用怡心益月不復知其為教化風俗之靈夫民不幸不見先王之禮樂考其聲詩蓋有足言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十五

者然以唐虞之盛不能無憾焉吾於此見其風氣之淳人情之泰政治俗尚之美皆非古矣其治亂得失是非邪正雖去之千數百載不待其言之著而今皆可見者則詩之為用豈不猶史之事哉故合而論之以寓吾去取之意特望於後之作者焉 歲時雜詠文獻通考歲時雜詠二十卷 范氏曰宋朝宋敏編宣獻公昔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魏晉迄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釐為十八卷今益為二十卷云西臺先生集歲時雜詠詩序 陰陽之代化寒暑之容移吾不知其然也而數可知衣樂之相奉美惡之相形吾亦不知其然也而情可見蓋數隱於空虛渺茫之外而人情亦起於有無恍惚之中方人之無事也夫居潛室收視橫膝若遺肝膽之所在而風噫濤鳴日莫陰轉油然有感則振發慷慨徘徊而太息况觀陰陽之運寒暑之節連為物之感表而雜以歲時之憂喜變則鼓歌笑傲低昂而自得與夫嗒吟詠嘆傍徨散髮而流涕者其得已乎此風雅之所作而騷人文士所以世起而不窮者也吾欲識數於天索情於人偏觀騷人文士之奇懷以永吾日而忘吾力之少也蓋嘗聞宣獻宋公在中書第三閣手編古詩及晉宋齊梁北齊周隋唐人歲時章什一千五百有六總十有八卷名曰雜詠予未之見也而宣獻公之錄有剛叔者優次

本朝公卿大夫高才名士與其家內外先世之作詩歌賦頌吟詞篇曲三千三十有五以續前編甚備予壯其事因借觀三月而告之曰昔宣獻公之外氏楊文莊公之事太宗也文章道義天下誦之而予之祖考以文後以文章顯當仁宗之初年宣獻公就為文師而治平熙寧以水常山公入居侍從為太史傳文有守如漢之董仲舒四人之作世不得而備也其章句源流滋味如蜜甘露而食熊蹯誰可以多有而今全篇其簡散列於其中詩固未易知然並我之時君子之後必有流歎大嚼而不厭者則賦之力也雖然豈特如是而已夫論詩之人古今異論所以為詩之性古今同故詩可亡也而性不可忘也性苟不忘詩或有道者古詩三百餘篇孔子刪取寡矣然自商周至于魯衛未有無詩之國也使刪詩在今庸鄙知數千載百年之間而無可取之詩乎刪取之二十卷用力多矣况有為孔子取者然則吾所謂議數於天索情於人備觀騷人文士之亦惟以水吾日乃餘事而兼得者也何足為刪取言或曰刪取之二十卷恭傳乎曰以文莊宣獻兩家四人之盛與諸公卿大夫高才名士之作類非為作也吾意孔子有取而人以為不傳吾不信平月日左朝奉郎充集賢校理尚書禮部郎中事其序九僧詩文獻通考九僧詩集一卷 晁氏曰宋朝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僧希蓋保漢文北行學簡長惟辱惠業率昭陳古也陳允為序凡一百十篇歐公曰進士許洞因會九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待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禽日星鳥之類於是諸僧皆聞筆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詩可稱者甚多惜乎歐公不盡見之許洞之約雖足以因諸僧然論詩者正不當爾蓋詩多識鳥獸草木之名而楚辭亦寓意於颺風雲雷如池塘生春草窻間列遠岫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庭草無人隨意綠宮漏出花邊楓落吳江冷空梁落燕泥微雲淡河漢跡雨滴梧桐殘星幾點屬橫塞長笛一聲人倚樓鷓鴣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之類莫不犯之若使此諸公與許洞分題亦須闕筆則其下者哉陳氏曰凡一百七首景德初直昭文館陳克序目之曰琢玉上以對姚合射鵬子九人惟惠崇有別集歐公詩話乃云其集已亡惟記惠崇一人今不復知有九僧未知何也歐陽公詩話曰國初浮屠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者忘其名字余以畧記其詩有云為秋降木地鵬盤載後雲人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類此 唐僧詩文獻通考唐僧詩三卷 陳氏曰吳僧法欽集唐僧三十四人詩二百餘篇揚傑次公為之序後村劉

氏曰唐僧見於韓氏者七人。唯大顛頓師見朔傳高閑草書頗見貶仰如  
惠如靈如文暢如澄觀直以為戲笑之具而已靈尤跌宕至於醉花月而  
羅輝胡宣使僧乎韓公方欲冠其願始聞澄觀能詩欲加社中久觀未滿  
見其已老則又浩然借其無及所謂善戲謔不為虐者耶 瑤池新集文  
獻通考瑤池新集一卷 晁氏曰唐蔡省風集唐世能詩婦人李秀蘭至  
程長文二十三人詩什一百五首各為小序以冠其前且總為序其卷云  
世收之坤修史屬文皇甫之妻祖忠善錄蘇氏於四紋蘭英擅於宮掖晉  
紀道經之辨漢尚文母之辭况今文明之盛乎 和陶集文獻通考和陶  
集十卷 陳氏曰蘇氏兄弟迨和傳共註 高麗詩文獻通考高麗詩三  
卷 晁氏曰元豐中高麗遣崔思齊李于成高城康壽平李德入貢上元  
宴之於東闕下神宗製詩賜館伴畢仲行仲行與五人者及兩府守和進  
後使人金梯外黃亮裝裝以李絳孫盧柳金化珍等途中唱和七十餘篇自  
編之為西上雜詠錄孫為之序 宋詩選文獻通考皇宋詩選五十七卷  
晁氏曰宋朝曾健編健曾公裔孫守贛川帥荆渚日選本朝自冠策公  
以次至僧徒二百餘家詩序云傳未旁搜披尤取穎秀未而出焉 陳氏  
曰健字端伯官至大府御編此所以續荆公之詩選而鑿識不高去取無

法為小傳畧無義類議論亦凡鄙陸放翁以比中興間氣集謂相甲乙非  
虛語也其言歐王蘇不入選以擬荆公不及李杜韓之意荆公前選不然  
余因言之矣 汝陰唱和集文獻通考汝陰唱和集一卷 陳氏曰元祐  
人蘇軾子瞻守穎與蔡判趙令時德麟教授陳師道無已唱和晁說之以  
道為之序李處方跋後序二序皆為德麟作 江西詩派文獻通考江西  
詩派一百三十七卷續派十三卷 陳氏曰黃山谷而下三十五家人曾  
蘇曾思父子詩詳見詩集類詩派之說本於呂居仁前輩多有異論觀者  
當自得之劉後村集後村總序曰呂紫微作江西宗派自山谷而下凡二  
十六人內何人表顯潘仲達大觀有姓名而無詩詩存者凡二十四家上  
直方詩絕少無可采餘二十三家部帙稍多今取其全篇佳者或一聯一  
句可誦詠者或對偶工者各著于編以便觀覽派中如陳后山彭城人韓  
子蒼陵陽人潘祁老黃州人夏均父二林鄭人晁叔用江子之開封人李  
商老南康人祖可京口人高子勉京西人皆非江西人也同時如文清乃  
籍人又與紫微公以詩往還而不入派不知紫微去取之意云何惜當日  
無人以此叩之後來誠齋出誠得所謂活法所謂流轉圓美如彈丸者恨  
紫微公不及見耳派詩舊本以東萊居后山上非是今以繼言派庶不失

紫微公初意揚誠齋集江西宗派詩序 江西宗派詩者詩江西也人非皆江西也人非皆江西而詩曰江西者何禁之也禁之者何以味不以形也東坡云江瑛柱以爲子又云杜詩以太史公書不惟當時聞者憮然陽應曰諾而已今猶憮然也非憮然者之罪也舍風味而論形似故應憮然也形馬而已矣高子勉不似二謝三謝不似三洪三洪不似徐師川師川不似陳后山而况似山谷乎味馬而已矣酸醜異和山海異珍而調腴之妙出乎一子也似與不似求之可也遺之亦可也大抵公侯之家有補闕豈惟公侯哉詩家亦然寔人子崛起委巷一旦封以銀黃纓以端委視之言公侯也說公侯也公侯則公侯乎爾遇王謝子弟公侯乎江西之詩世俗之作知味者當能別之矣昔者詩人之詩其來遠之也然唐云李杜宋言蘇黃將四家之外舉無其人乎門固有後業固有承也雖然四家者流一其形二其味三其法者也蓋審觀夫列禦寇楚靈均之所以行天下者乎行也以與行波以舟古也而子列子獨御風而行十有五日而後反彼其於舟車且爲乎待哉然則舟車可廢乎靈均則不然飲蘭之露食菊之英去食于哉芙蓉其裳寶璐其佩去歸于哉乘吾桂舟駕吾玉車去器乎哉然朝聞風夕不周出入乎宇宙之間忽然爾是有待乎舟車而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未始有待乎舟車者也今夫四家者流蘇似李黃似杜蘇李之詩于列子之御風也杜黃之詩靈均之乘桂舟駕玉車也無待者神於詩者無有待而未嘗有待者聖於詩者歎乎離神與聖蘇李乎爾杜黃乎爾今神與聖蘇李不杜黃杜黃不蘇李乎然則詩可以易言之哉秘閣借僕給事程公以一世儒先厥直而帥江西以政新民以學賦政如春而肅如秋而慶蓋二平如一日也迨暇則把酒賦詩以酬離乎其軫而金玉乎落霞秋水嘗試登滕王閣望西山俯章江湖雙井今無恙乎因唱曰江西宗派圖昌居仁所譜而豫章自出也而是派之昇祖雲仍其詩往往放遠非闕歎於是謝幼槃之孫源所列石本自山谷外凡二十有五家衆而列之於學官特以興獲西山章江之秀激揚江西人物之美故動騷人國風之感移書諭予曰子江西人也非予序斯文者不在予其特爲在于三蘇不獲則以所聞書之篇首云淳熙甲辰十月三日廬陵楊萬里序 古今絕句詩文獻通考古今絕句三卷 陳氏曰吳說傳朋所書杜子美王介甫詩師禮之子王介甫原之外孫也 唐人絕句詩文獻通考唐人絕句詩集 陳氏曰洪邁景廬編七言七十五卷五言六言二十五卷各百首凡萬首上之重華宮可謂傳矣而多有本朝人詩在其中如李九齡郭震滕白王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出主初之屬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後村劉氏曰野庵洪編唐人絕句僅萬首。有一家數百首並取不遺者亦有優出者。疑其但取唐人文集雜說令人抄類而成書。非必有所去取也。絕句選詩文獻通考唐絕句選五卷。陳氏曰。蕭田柯夢得東海編所選僅一百六十六首。去取甚嚴。然人之好惡亦隨所見耳。又曰。倉部郎中編清林清之直。以洪氏雜句抄取其佳者七言一千二百八十。五言百五十六。六言十五首。續百家詩選文獻通考續百家詩選二十卷。陳氏曰。三衢鄭景龍伯允集以續曹健前選凡從所遺及在從後者皆取之。然其率甚尤甚。送來壽昌詩文獻通考送來壽昌詩三卷。中興藝文志皇朝司農少卿朱壽昌生數歲而母嫁。五十年不相知。照單初棄官於同州求得之。乃屈資求為蒲中俾士大夫作詩送之。江湖堂詩集文獻通考江湖堂詩集一卷。中興藝文志皇朝知洪州元積中詠其居和者數十人。吳興詩文獻通考吳興詩一卷。陳氏曰。熙寧中知湖州孫氏集而不署名。以其詩致之孫覺。年老也。曰。雪川兄祖教子由編。大抵以孫氏所集大畧而增廣之。且併及近時諸公之作。然亦病於太詳。祖教齊齋之十少俊。該洽仕未達年五十以死。京口詩文獻通考京口詩集十卷。陳氏曰。鎮江教授熊克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十九

集開寶以來詩文本二十卷。止刻其詩。又得二卷。自南唐而上。曾所遺者補八十餘篇。熊克題京口詩集既成。久之。又得此二卷。遂續為本。噫。自南唐以上諸集。其存曾考和之。蔡澗州集也。宜無所遺。而克最為深聞。猶能為補八十餘篇。相近世文集人所未見者尚多。克區區擬拾。正恐未得其半。他日宜無望於君子。乾道癸巳閏正月四日。克謹題。揚州詩文獻通考揚州詩集二卷。陳氏曰。教授馬希孟編。元豐四年。蔡觀作序。蔡少游序。詳于公領州事之二年。命教授馬希孟。採諸家之集。而次之。又搜訪於境內。簡編碑板。亡缺之餘。凡得古律詩。洎箴賦。合二百二篇。勒為三卷。號揚州集。按。高有淮海惟揚州。則江湖之間。盡其地。自漢以來。既置刺史。於是稱揚州者。往往指其刺史所治而已。漢以來。刺史無常治。或歷揚。壽春。曲阿。合肥。茂葉。而江左。後以會稽為東揚州。自隋以後。始治廣陵。此集之作。自魏文帝詩而下。在當時。雖非揚州。而實今之廣陵者。皆取之。其非廣陵。而當時為揚州者。皆不取。云。清輝閣詩文獻通考清輝閣詩一卷。陳氏曰。史正志。刻閣於金陵。僚屬皆賦詩。會稽記。詠文獻通考會稽記。詩六卷。陳氏曰。汪綱中舉。帥越。多所修。湖嚴陵。洪保。每事為一記。庶自四人曰。張漫。王林。程震龍。馮大章。又有諸葛興為古詩二十篇。蕭秋詩

文獻通考蕭秋詩集一卷 陳氏曰。玉山徐文卿。遠作蕭秋詩四言九章。章四句。趙蕃昌甫而下和者十三人。紹熙辛亥也。趙汝決獲常亦與焉。後三十三年。嘉定癸未。乃序而刻之。文卿晚第進士。未注官而元。有詩見江湖集。詩品文獻通考詩品三卷 陳氏曰。梁記室恭。軍頭川。鍾嶸。仲偉。撰。以古今作者為三品而評之。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六十人。九人。鍾嶸。序曰。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極。蕩。性情。形。諸。舞。詠。照。燭。三。才。暉。麗。為。有。靈。祇。待。之。以。致。養。幽。微。藉。之。以。昭。告。動。天。地。感。鬼。神。莫。道。於。詩。音。南。風。之。辭。御。雲。之。頌。厥。義。夏。矣。夏。歌。曰。舞。陶。乎。予。心。楚。謠。曰。召。余。曰。止。則。雖。詩。體。未。全。然。是。五。言。之。濫。觴。也。逮。漢。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詩。妙。遊。人。世。難。詳。推。其。文。體。固。是。炎。漢。之。製。非。哀。周。之。倡。也。自。王。揚。牧。馬。之。徒。詞。賦。競。興。而。吟。詠。靡。聞。後。李。都。尉。近。班。婕。妤。將。百。年。間。有。婦。人。為。一。人。而。已。詩。人。之。風。頹。已。缺。從。東。京。二。百。載。中。惟。有。班。固。詠。史。贊。而。無。文。降。及。建。安。曹。公。父。子。為。好。斯。文。平。原。九。野。詩。為。文。棟。劉。楨。王。粲。為。其。羽。其。次。有。蔡。龍。託。鳳。自。致。於。馬。車。者。蓋。將。百。計。彬彬。之。盛。大。俗。於。時。矣。爾。後。陸。遜。衣。綬。於。有。晉。太。康。中。三。張。二。陸。兩。潘。一。左。數。爾。後。興。理。武。前。王。風。流。未。沫。亦。文。章。之。中。興。也。永嘉時。貴黃老。稍向虛談。于時篇什理過其詞。淡乎寡味。爰及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江表。微波尚傳。孫綽。許詢。桓康。諸公。詩皆平典。似道德論。建安風力盡矣。先是郭景純。用鳥上之才。變創其體。劉越石。代清剛之氣。贊成幽美。然後眾我寡。木能動俗。遠表熙中。謝益壽。斐然繼作。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從。因以舍跨劉郭。陸機潘左。故知陳思為建安之傑。公幹仲宣為輔。陸機為太康之英。安仁景陽為輔。謝客為元嘉之雄。顏延平為輔。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詞之命世也。夫四言文約。易廣取。功風騷。便可多倚。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辭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者耶。故詩有六義。馬一曰興。二曰比。三曰賦。文已盡而意有餘。興也。因物喻志。比也。直書其事。寓言寓物。賦也。弘斯三義。酌而用之。幹之以風力。潤之以詩彩。使味之者無極。聞之者動心。是詩之至也。若專用比興。則志在意深。意深則詞顯。若但用賦體。則志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燕浸之累矣。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候之感。諸詩者也。若會寄詩。以親離群。託詩以怨。至於楚臣去境。漢妾辭宮。或骨橫朔野。或魂逐飛蓬。或負文外成。或氣雄邊塞。客衣單。蟪蛄泣盡。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揚城入寵。弄影傾國。凡斯種種。感蕩心靈。非賦詩何以展其美。

非長歌何以聘其情。故曰詩可以群。可以怨。使窮賤易安。幽居靡悶。其尚於詩矣。故詞人作者。固不愛好。今之士俗斯風熾矣。競欲勝水。有純小學。必甘心而馳騁焉。於是厲音雜體。各各為容。至使青欣子弟。耻文不達。終朝燕綴。分夜呻吟。獨觀謂為藝業。衆觀終淪乎純。次有輕薄之徒。笑曹劉為古拙。謂鮑昭義皇上人。謝朓古今獨步。而師鮑昭終不及日。中亦劉滿。學謝朓者。得黃鳥度青枝。徒自棄於高聽。無涉於文流矣。嗟觀王公。增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為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潘潘並泛。未紫相奪。唯談競起。准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清亂。欲為當世詩品。曰。陳標榜。其文未遂。曠感而作焉。昔九品論人。七畧裁士。按以實實。誠多未值。至若詩之為技。較爾可知。以類推之。殆均侍弄。方今皇帝資生知之。上才體沉澁之。幽思文麗。日月學究。天人。昔在貴遊。已為稱首。况八統既春。風靡雲蒸。抱玉者雖有。握珠者雖或。固以賦漢魏而不顧。吞晉宋於背。中。諒非宸秋。執筆。敢致沉別。嗟之今錄。庶周於閭里。均之於談笑耳。中卷序 序曰。一品之中。卷以世代為先後。不以優劣為詮次。又其人既佳。其文允定。今所寓言。不錄存者。大屬詞比事。乃為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實傳古。撰德駁參。宜窮往烈。至于會詠情性。亦何貴於用事。思若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如流水。既是即日。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清晨登覽首。差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學。續延謝莊。尤為繁密。於時化之。故大明泰始中。文章始同書抄。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資書。統項新事。爾來作者。遂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學補納。處文已甚。但自然英音。罕值其人。詞既夫高。則宜加事。我雖天才。且衣學問。亦一理乎。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袁孝元翰林。疎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類延論文。情而難曉。蔡康文志。詳而博。顧曰知言。觀斯數家。皆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時撮取。張隱文士。逢文即書。諸矣志錄。並義在大曹。無品第。嗟今所錄。止乎五言。雖然。雖離今古。詞人殆集。輕欲辨彰。清濁。倚撫。病利。凡百二十八。預此宗派者。使稱才子。至斯三品。升降是非。定制。方中。變裁情。寄知者爾。下卷序 序曰。昔曹劉治文章之聖。陸謝亦體成之末。既精研。尋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西琴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談古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合。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為韻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古宮商異矣。今既不備管絃。亦何取於聲律耶。齊有五元長者。常謂於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

永樂大典

卷九〇八

顏憲子乃云。俸呂調而其首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頌識之耳。常欲遺知音  
論本誌。王元長創其首。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辨。於  
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辨積細微。專相凌駁。故使人多拘忌。傷其真美。余  
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案成。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  
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忠友。阮  
籍詠懷。子卿雙兔。叔夜雙鸞。茂先寒食。平叔水滸。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  
運郡中。士衡微古。越感亂。景純詠仙。王微風月。謝容山泉。叔原離宴。阮瞻  
成造。太冲詠史。顏延入浴。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掃水之作。斯皆五言之警  
策者也。所謂篇之珠文。彩之錦林。金針詩格文獻通考金針詩格三卷  
是氏曰唐白居易自謂與劉禹錫元稹皆以詩知名。擬詩之體。史為一  
格。病得針而愈。詩亦猶是也。故曰金針集。

# 永樂大典卷之九百八

永樂大典卷九百八

二十二